

名家

我忽然想起了春天

——王春林老师印象

□ 孙频



编者按:
很高兴,因着这篇美文《我忽然想起了春天》,能同时为读者诸君推介两位吕梁籍作家。一位是本文作者孙频,山西交城县人,80后女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我们骑鲸而去》《松林夜宴图》《蛟在水中央》《以鸟兽之名》及《疾》《盐》《裂》三部曲等,多部小说获国内大奖。另一位是文中主人公王春林,山西文水县人,文学评论家。
王春林老师是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特聘教授。说起来,我也算王老师的学生,当然是在他成为教授之前、在吕梁师专教书时候的学

生。孙频在文中,说到王老师在吕梁师专的往事,说王老师从来不避讳和遮掩自己的出身,我当然更不会了。
王老师的头衔很多,作品很多,获奖也很多,要全部说起来,这短短的几百字可远远不够,我偷个懒,索性都不提了。其实,在文学圈,搞小说创作的,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没有谁不知道王春林!尤其在中长篇小说评论界,王老师堪称重量级人物。顺理成章地,他是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
王老师出版的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叠放在一起,估计赶上他的身高了。这么多著作

里,我最喜欢《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系列文学评论集。最新的一部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2018)》,厚厚的一个大部头。得王老师青眼有加,送我一本签名本。书到手后,我本来是随便翻翻的,不料一翻之下,竟然手不能释卷,不知不觉用了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合上书,忍不住赞叹:“好!果然好书啊!”
余话不说了,请大家欣赏《我忽然想起了春天》。作家孙频笔力,胜我万千。在她的如花妙笔下,一个率性率性、拙朴深厚的王春林王老师,自然而然,呼之欲出。
(注:本文首发于上海青年报社《生活周刊》9月5日第八版。)

交城和文水在地图上看上去微小如尘埃一般,在现实中也确实是弹丸之地,是中国版图上两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县城。两个县城在古代曾是一个县城,后来分开,互为邻居,唇齿相依,共饮一条叫文峪河的河水,历史上还曾因为用水的问题打过架,打完架又很快和好了,这段轶事还被载入民歌。因为两个县城紧紧靠在一起,实在难分彼此,从饮食习惯到风俗几乎没有区别,就是步行也能从交城走到文水。但还是有些细微的区别,比如方言,交城话都是前鼻音,而文水话都是后鼻音,像是故意唱反调。还有就是人的性情略有不同,文水人的性格向来以倔强、固执、坚忍不拔而著称。

有没有真正的热爱和依恋在里面,就像是,这只是一切生命的必需品。有人说他读得太多,写的也多,我倒认为,这种长年累月地读写本身就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自我磨砺和成长过程,不读不写就能很快成熟的天才毕竟是少数,正是在不断地读与不断地写的过程中,在这个充斥着思考与反省追问的过程中,一个评论家或一个作家才可能逐渐地发现和认识自我,同时也在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理解了文学的真谛,这种理性的理解与原始的热爱还是有所不同的,这个过程伴随着艰辛与快乐,伴随着每成长一点所带来的欣慰,伴随着由自我怀疑引发的痛苦,伴随着从精神深处析出宝贵结晶体时的巨大喜悦。这个过程的本质的就是成长与发现,执着与坚守。这也是任何一个最终走向成熟的人所无法绕开的过程,大约也是佛教中所谓的“觉”。如春林老师这样,在文学之路上,从十六七岁一直坚守到五十多岁,把大半生心血付诸其中的人并不在少数,正是有他们这样的坚守者,严肃文学才能一直保持着纯粹而明净的光芒,才能始终照亮和温暖不同时代的平凡而渴望美好的人们。

当年,十七岁的春林老师就是来到这里开始读大学,也是在这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因为我自己的母校兰州大学同样地处偏远,在读大学时我有点羡慕那些在大城市里上大学的同学们,觉得人家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慢慢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其实我那偏远的母校给了我一些大城市给不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同样宝贵。那种简单与纯粹,那种天地之间的自由与孤寂,那种没有任何诱惑的宁静与沉潜,对心性亦是一种锤炼。我想,当年的春林老师,精神所得要比我更为丰厚,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虽然离开离石多年,但至今他在离石还有诸多挚友,而这些珍贵的友谊,从不曾因为岁月和距离而变淡。

交城是我的家乡,文水则是王春林老师的家乡,作为邻居人,同饮一条文峪河,共靠一座关帝山,不觉得亲切都不行。春林老师的性格中显而易见有吕梁人民的淳朴厚道和低调,没办法,就是这么一方水土,想高调也高调不起来,另外他身上也有很明显的文水人的特质,就是那种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坚忍不拔。文水人想做事,没人能拦得住。有一次跟着春林老师去文水玩,我们去他家的老院子看了看,院子废弃多年,杂草丛生,只有一棵枣树孤独地生机盎然地生长着。整理旧物时他从屋里搬出一箱箱布满灰尘的老杂志,我一看,全是八九十年代的《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报》等文学杂志,再放些年都可以当文物了。他从高中时代就开始看这些文学杂志,上了大学之后,更是把每个月微薄的一点生活费挤出来去买每期的文学杂志,一拿到手便放不下了,走路也要看,吃饭也要看,晚上熬夜也要看。我感叹,你对文学的热爱也够久远的。他一边把杂志上的灰尘轻轻抹掉,一边以文水人的淡定和倔强说,就是喜欢,没办法。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王老师你有那么多时间看那么厚的小说?他也是这么回答,就是喜欢,没办法。

春林老师是个实诚人,也很磊落,从不避讳和遮掩自己的出身,相反,他对自己的母校吕梁学院有很深的感情,提起偏远的母校时总是有种由衷的喜悦,全无半点欲美化自己的意思。吕梁学院的前身是吕梁师专,地处黄土高原上一座叫离石的山城,三面环山,紧靠黄河,一过黄河就进入了陕西境内,是中国诸多偏僻师专中的一所,正是这些师专贡献了大量的教师。在同样是在黄土高原上长大的在我看来,正是这样一所偏僻的学院赋予了春林老师很多宝贵的东西,比如淳朴踏实,比如真诚重义,比如低调安静,比如始终无法泯灭的理想主义精神。从小到我也数次去过离石,从交城一路走到离石,就是一个渐渐走入吕梁山深处的过程,沿路可以看到,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越来越明显,植被越来越稀少,满目都是黄土,在阳光下看过去,两边的黄土山都是金色的,鲜有绿色。黄土坡上布满窑洞,外地人不知道这些窑洞其实十分宽敞,一间套着一间,还有的窑洞像楼房一样层层叠起来,摆有三四层。就在这黄土山的拥抱中,古老的黄河奔腾而过,日夜不息,滋养着两岸的人们。这里的百姓也朴实得像黄土一样,热情爽朗,有些地方至今像古人一

样,一天只吃两顿饭。
当年,十七岁的春林老师就是来到这里开始读大学,也是在这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旅。因为我自己的母校兰州大学同样地处偏远,在读大学时我有点羡慕那些在大城市里上大学的同学们,觉得人家眼界开阔,见多识广,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慢慢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其实我那偏远的母校给了我一些大城市给不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同样宝贵。那种简单与纯粹,那种天地之间的自由与孤寂,那种没有任何诱惑的宁静与沉潜,对心性亦是一种锤炼。我想,当年的春林老师,精神所得要比我更为丰厚,因为他读大学的时候,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虽然离开离石多年,但至今他在离石还有诸多挚友,而这些珍贵的友谊,从不曾因为岁月和距离而变淡。

一天不看小说就觉得寝食难安,读小说对他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本身,似乎他生来就应该如此。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内心对文学的热爱和依恋才支撑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苦读苦写,支撑起他令人叹为观止的磅礴阅读量。也支撑着他从吕梁山深处走出来,不断走向更开阔的空间。任何没有真正热爱在里面的事情都是难以长久的,一点功名利禄恐怕也难以支撑穷其一生倾其所有为之去付出的事业,说到底了,还

和他北方大汉的形象倒是是一致的,那可爱和天真的一面也不会轻易流露,只有在他觉得很放松很愉悦的时候,那一面才会悄悄流露出来。比如在他去离石看老朋友路上,比如说起自己家乡的豆腐皮是如何好吃的时候,比如说起自己最近读到什么好小说的时候,那一面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他和我那些挚友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那种理想主义光芒对人的感染,我还能从他身上看到可爱和天真的一面,与他北方大汉的形象真是相去甚远。在我们两个县城共有的关帝山上,古代一直就有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居住,三国时代,曹操还曾向交城文水一带迁入了五千匈奴,所以这一带可能本身就带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血统。但重要的是,一方水土确实养育了一方人,再加上文水的另一边还靠着酿汾酒的杏花村,所以盛产性情中人,酒量也十分了得。春林老师正是这样的性情中人,守信诺,重情义,身上颇有侠气,这样的性情

阵子吵一阵子,又好一阵子又吵一阵子,全部的理由就是文学,没有别的。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过他们的友谊。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武汉坐公交车,就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公交车上探讨起诗歌来,他们身边的一位大妈拎着一桶菜籽油,因为过于拥挤加上高温,那桶油忽然间爆炸了,菜籽油溅了他们一脸一身,周围水泄不通的人群居然呼地为他们让出一个圈来,都很不得离他们远一点,但两个人顶着一脸一身的油,站在忽然就开阔起来的空房间里,继续若无其事地大声讨论诗歌,直到公交到站,下车后俩人顶着一脸的菜籽油继续讨论,直到回到宿舍。

这种颇有魏晋名士气的行为也只能属于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在今天这个充斥着欲望和快节奏的时代里显得如此稀有和珍贵。所以,春林老师和他的挚友们是经历过真正的理想主义的洗礼的,就算那个时代已经随风而去,但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早已经沉淀在他们的骨子里,变成了他们身上的一部分。我想,这也是春林老师几十年里每天都在读小说,把一切的时间挤出来读小说,在深夜里熬夜写文学评论的原因,有些东西一旦拥有了就永远都不会失去了,即使是时间和空间里的那个形消散了,其魂魄却已经化为人格的一部分,陪伴了一个人的生命,滋养和完善了一个人的性格。一想起他们之间的友谊,我便会想起一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好像是专门为他们写的。

与他对一切美的东西敏感而迷恋,一路上都在努力抓住那些美的瞬间,看到河流激石要拍下来,看到路边有棵大树要拍下来,看到路边巨大的沉积岩要拍下来,因为沉积岩代表着时间。他没有专业相机,就用手机不停拍这些美的瞬间,他用他自己的文学审美去理解和赞叹它们,甚至于流连忘返,不知归途。

我忽然想起有一年春天,我们几个人走进了关帝山上的原始森林公园,树木刚开始发芽,整个森林公园里只有我们几个人。春林老师从山坡上像滑滑梯一样滑下去,我们一开始不敢,后来也纷纷跟着他滑下去,简直像一群孩子。他一路赞叹大自然之美,走到一块绿色的草甸时,看到有只牛正温顺地卧在那里吃草,他又不肯走了,坐在了草甸上,后来干脆躺在了草甸上,头枕着胳膊,目送着巨大的白云从我们头顶奔腾而过,过了好久好久他才躺在那里说了一句,太美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

和他那些挚友们在一起的时候,除了那种理想主义光芒对人的感染,我还能从他身上看到可爱和天真的一面,与他北方大汉的形象真是相去甚远。在我们两个县城共有的关帝山上,古代一直就有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居住,三国时代,曹操还曾向交城文水一带迁入了五千匈奴,所以这一带可能本身就带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血统。但重要的是,一方水土确实养育了一方人,再加上文水的另一边还靠着酿汾酒的杏花村,所以盛产性情中人,酒量也十分了得。春林老师正是这样的性情中人,守信诺,重情义,身上颇有侠气,这样的性情

这话像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也像是说给赵君听的,意思是,如此美景怎么能没有你。

在秋天里

(外一首)

□ 布日古德

辽阔的秋天
我只取一山一水
摘下一串山里红挂在我的婚房里
让这个秋天,从小河,大水泡子里跑出来
丰富多彩的梦在我和一枚桦树叶儿上
一夜夜滴着甜脆的汁液酣睡

我酣睡在这个秋天里
疲惫的身体,以及疲惫的思绪
卸下一地菊花和高粱红
贴在我脸上的谷穗、糜子
一次次耳语在回家的乡间小路上

镰刀的刃口
雪亮,锋利,执着
就像我躺在稻草人的旁边
每一捆丰收的稻谷,每一片黑土地
都有一位伟大的谋划、亲情和嘱托

我酣睡在祖国的秋天里
我的梦蘸着晶莹、鲜亮的白露
黄河两岸、秦岭、陕北高原、阿拉善
像大西北的油菜花、胡杨
像大东北的白桦树,延安的南泥湾
——真实可信!

秋天的排比句

秋天就要打包了
我喜欢秋天打包前的排比句
比如:谷子、糜子一垄一垄是排比的
比如:一畦畦一望无际的稻子金黄金黄是排比的
比如:天上的雁阵一会一字、一会人字是排比的
比如:弯下腰来把秋天打包的人是排比的
排比句,还有穆穆河旁边的五花山
排比句,还有北大荒气势磅礴的一群群约翰迪尔

秋天就要回家了
我喜欢秋天回家的排比句
比如:场场机一再炫耀的红高粱、
葵花谷、黄豆是排比的
比如:一桌桌铁锅炖、杀猪烩菜
一盘盘血肠是排比的
比如:云卷云舒的姑娘
描写黑土地的葵花、紫花油豆是排比的
秋天的排比句、鲜明的主谓宾、浪漫的定状补

赏鱼

(外一首)

□ 李峰

飞来飞去的鸟,用各种鸣叫声展示着各自的语言表达才华,这世间的喧嚣比鸟鸣更嘈杂。而我更欣赏那些水中的鱼儿,用干净的水,把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与尘世隔绝。如果死,那就跳出水面

我相信水中的每条鱼,心中都怀揣信物,每张一次嘴,都在默默诵经或祈祷,那摆来摆去的鱼尾,怎么看都是对诺言的坚守。如果我有心动的秘密一定要托付给一条鱼保管,它从不说活

听鸟叫总要仰起头来,时间久了,颈椎会麻木、粗糙,这让我活得很累很累;而观赏一条鱼时,心静如水,最关键的是我的眼睛与它对视时,心照不宣,我已经谅解了一切

在一枚黄叶中逃亡

盛夏。院子里的枣树一如往年,树干粗壮枝繁叶茂。无意间,用手轻轻抚摸着那凹凸不平的树身,瞬间,岁月在指间滑过向上看去,树叶上有虫子叮咬后留下的洞阳光泄漏出疼。去年还有几颗果实挂在高高的树枝上,形容沧桑有如几个山林中的隐士

一棵枣树与我,仿佛相依为命的两个兄弟

黄昏时分,一枚黄叶从枣树上飘落,很轻很慢,就像一根指着落日的时针。此时,我把那枚黄叶捧在手中,捂热。然后,迅速逃亡

乡村电影

(外一首)

□ 吕世豪

只要村里要放电影
打麦场早早就坐满乡亲
个个像爆米花一样开心
而那些淘气的娃娃
就会坐上树杈和麦秸垛
不时发出怪怪的声音
银幕上走动的那些人物
比剧本里描写的要大出许多
不论好人坏人都是巨人
放映时偶尔也会天降大雨
但雨水不会驱散聚精会神的村人
就是这样我抱着的一颗童心
读到了外面的世界
读到了外面世界的那些人物
以及他们的生活气息和爱情情仇
有些电影的剧情及人物道白
足足影响了我的一生

蝉鸣时光

蝉是尘世间最庞大的一组音响
只要琴弦拨响
便可击溃整个夏日的炎热

每年这个季节 大自然都要把所有的音符
挂满满街的老树枝头
用阳光制做的弹拨指甲
去演奏一曲夏日的生命交响

这不厌其烦的一组音乐
是将几百上千件弹拨乐器
捆绑在一起的巨大轰鸣
它把夏天的所有困惑与烦恼
都缠在了蝉翼弦上
把对光明及阳光的所有赞歌
都缠在了蝉翼弦上
以磅礴之势一泻千里
犹如壶口瀑布振聋发聩

那蝉 一件指头般大小的乐器
它用一生的时光与努力
竟要释放如此巨大的能量
才为夏日端上一盘不计成本的盛宴
它生命尚存 轰鸣不止
蝉这一生活得够风光的了

真的 再炎热的夏天也要过去
再疯狂的狂欢节也要过去
离开了炎热 离开了美妙的蝉鸣
孤独中 真还有些眷恋与不舍

父亲的生日

(外一首)

□ 高鹏

今年
父亲七十岁了
生日那天
老家
只有他在

他告诉我
一早
他就去了
他父母的坟前
以墓碑为介质
拉了好一会的家常

一瞬间
曲折的山路里

父亲蹒跚的身影
模糊了我的
双眼

彩虹

大雨过后
人们嚷着
出去看
天上的彩虹

我在屋里
看见你
清澈的眼眸
映着两道彩虹
像童话里
那座七彩的
花园

汉子与酒

□ 王文浩

脖子朝天一仰
抿一口小酒
再配上一盘葱花炒肉
劳作后的释放
是糟腿子最惬意的享受

小酒如少女
娟娟清秀
亲吻着汉子的身体
蠕动在血液里头
红脸膛的汉子
也会有自己的温柔

是粗壮汉子的糙手
酿出了这般好酒
是这美酒的清香
陶醉着酒工的心头

三川河

72期

诗会

八月十五日夜
湓亭望月
【唐】白居易

昔年八月十五夜,
曲江池畔杏园边。
今年八月十五夜,
湓浦沙头水馆前。
西北望乡何处是,
东南见月几回圆。
昨风一吹无人会,
今夜清光似往年。